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卽 暉 上進

通英進讀

季布屈突通

宣帝責杜延年

叔孫通兩生

狄山論和親

唐太宗夢虞世南

文宗得魏謩言

張九齡抑牛仙客

顏真卿守平原

雜說

日喻說

稼說

剛毅近仁說

仁者如射說

辯蜡祭說

辯堯舜說

辯四凶說

辯伊尹說

辯曾參說

辯宰我說

辯孟子說

辯揚雄說

論管仲說

論商君說

論二生說

直不疑求名說

朱暉非張林均輸說

褚遂良飛雉說

文說

阮戴說

劉陶說

季布屈突通

戰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  
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  
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之法季布  
項藉使布將兵數窘侯王項藉滅高祖求布千金致有  
舍匿罪三族後滕公因曹朱家為上言之上乃赦布召

拜郎中  
通曰唯  
何相見  
之授兵  
部尚書  
屈突通傳云  
通為隋守河東  
久不下或勸通降  
因爾後兵敗  
被擒送長安  
高祖勞曰

### 漢宣帝責杜延年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  
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郡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  
之延年傳云延年居九卿位十餘年後坐霍氏光官後  
治郡不進上以玺書責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  
強郡中清淨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玺書黃金二十  
斤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  
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焉周傳云周言  
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  
入為宰相今欲重內官舉令刺史頗輕其選所以百姓  
未安殆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  
補於世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  
亦宜矣通傳云通召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  
禮樂所由起天年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忍為公所為通笑曰若真無備不知時變然謹按揚子  
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  
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  
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百官公卿表云博士  
秦官掌通古今秩比  
至六百石負多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

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  
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  
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  
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張湯傳云匈奴來和親羣臣  
議上前博士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上阿湯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虜  
入盜乎山曰不能曰若一縣曰不能後曰居一障間山  
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避遺山乘障至月餘匈奴勒山  
頭而去矣後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  
羣臣震奮

亂有以也夫

### 唐太宗夢虞世南

載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既生盡其  
用死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  
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

南世南已死而太宗思之實世南傳云後世言若平生置日下制厚卹其家卹及黷尚存而武帝厭之黷博云上既數征匈奴其家和上至貴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力諫上弗許曰吾文不聞以黷之言今又更發矣其厭黷可知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鄭公之後魏謩傳云文宗

魏謩賢詔訪其後同州刺史揚汝士乃薦謩五世孫謩為右拾遺雖然唐室陵遲未易

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謀幾墮宗

社文宗与李訓等注謀去官官良可歎也至於獎魏謩

之直諫願處於無過之地文宗嘗語宰相曰太宗得謩

諫朕不敢仰希正諫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常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  
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  
節一衰忠言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  
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王章傳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會日  
有蝕之章奏封事歷詆鳳遂為鳳所陷竟死廷尉獄求  
雲傳云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其  
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借尚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  
攀折殿檻辛慶忌救解之得免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  
自是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  
張禹孔光之流耳張禹孔光本傳贊云張禹孔光成以  
持祿保位被故王莽以斗筲穿齋之才盜取神器如反  
阿諛之謀諸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阿惟張九齡一人九齡  
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九齡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  
又將以涼州都督卒仙客爲尚書九齡執不可又欲賜  
竟封九齡以爲賞以金帛可也不宜裂地以封帝大怒  
朝廷士大夫持祿屢恩矣治亂之機可不謹哉

### 顏真卿守平原抗安祿山

軾以謂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

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望之傳云宣帝

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

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

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

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張九齡堂建言今刺史

或政无哉月先守之任爲斥逐之地况若水爲汴州

判史時天下以平人皆重內任雖自官擢方面皆自

謂下遷班景情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

水錢于郟頗左右曰莊公此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

從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頗真鄉  
而明皇初不識也真鄉傳云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  
元宗如開亂數日河見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  
帝大嘗謂左右曰朕不識真鄉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雜說

日喻說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  
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  
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  
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  
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

鐘自鐘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  
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  
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  
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見孫子虛實篇子夏曰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  
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  
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  
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  
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  
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  
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  
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具君彥律

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稼說

送張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臣工詩云奄觀銍艾銍獲也艾音刈  
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  
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  
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  
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父

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公與琬俱登嘉祐二年辨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已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毅近仁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

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

公紹聖元年謫惠州四年，所賦瓊州別駕。

見

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

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

官以議不合引去。

王介甫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

不便又言不當遣使四方，被訪遺利以書抵介甫，且請

補外，介甫大怒，欲加以罪，陳揚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遺老傳。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

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

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

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

記，吾通守錢塘。

熙寧五年，公自太往來常潤間，見君京

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

蘇東濕，成傳云獨

成爲人上策，下如東濕，注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

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  
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  
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  
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  
法逼留不進諸將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  
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麟奏君抗拒  
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  
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  
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  
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前漢馬不疑  
懼云不疑語  
暴麟之曰凡為吏太  
剛則折太柔則衰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

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總屬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仁者如射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心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支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病隨之病盡而法全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而十中矣四支百體一不中卽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志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則凡害於仁者盡

也害於仁者盡則仁不可勝用矣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至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辨蜡祭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

禮記郊特牲有八蜡之說古注謂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

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

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

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祭之謂祭蓋有尸也猫虎

之尸郊特牲云迎猫為其食田誰當為之置鹿與女郊

牲云羅氏置鹿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

老物黃冠黃笠以尊野服郊特牲云葛帶榛杖喪教也

夫黃冠黃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  
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為是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為是也  
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而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為是也  
非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辯堯舜說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  
可知也堯將遜位避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  
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遜天下於  
許由由不受取之逃隱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逃之夏之時有  
辨隨務光者莊子逸王篇云湯伐桀剋之以遜於隨下  
而自沈於盧水此何以稱焉已上並見史記伯夷傳首東坡先生曰

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足信也

辯四凶說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  
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  
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  
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  
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  
屈原離騷云鯀悻直以亡身兮終然死乎羽之野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  
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  
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  
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  
去則堯不足為堯也

辯伊尹說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

魯司寇墮郈墮費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也无

墮費見家語二家不疑其害已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

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

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

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而不怨復

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

孔明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

諸葛亮傳云章武三年春先主

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人之如其不才

自取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

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

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說其從二王之罪也

王叔文越州人以撰符詔王伾杭州人以書符詔皆得幸於順宗柳宗元等爭附之及二王賊宗元賊求州司馬見唐史本傳

### 辯曾參說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也何足實告哉

### 辯李我說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德施惠下

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此書見史記李斯本傳斯  
以不得見二世乃上書言趙高之短因及田常是宰子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  
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  
李斯事荀卿半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 辯孟子說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

南史齊高帝性情儉每曰使民治天下

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意則美矣然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

忘此言為救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

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

誅後漢楊終爨云時太后兄惟家謹篤自守不訓諸子

終與交善以書戒之曰然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禁封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信此說則

防禁封示之彌奮故也注云事見陸賈新語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辯揚雄說

稷由不受堯禪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臨此跪耳其女嫁父獻饋聞由爲堯所堯舜不害爲至史記伯夷傳云武王已平商亂天下德夷齊不食周粟宗周而伯夷放齊耻之義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揚子問明篇或問堯將遜天下於許由人耻有則不輕於由矣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由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潤莫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亡矣

論管仲說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擇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美其君齊威公宮中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威公此戰國策之言也係東周第一卷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左氏云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左傳僖公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也有夫子之二年國高在卒受下鄉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不志其上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魚鹽之說

備載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

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

洪羊滅族以爲國家與推亮之利伐其功故爲子弟得

免於禍在置使者察職終贈鉅萬後乃運江淮相賦所

其希與就殺之王鐵附李林甫以進季謀致迎帝旨欲

進錢非憊供天子私帑其弟與子忠被謀楊錕涉遷御

史於議輸物有所傷齊州張慎所直轉輕入京師自

與天下調發始頑後與胡人史敬忠爲厥勝蓄識經迷

變後因以露之變爲仇士良輩所誣及謀誅民皆羣聚

事各思本禁行詔暴謙罪斬于洛市諸本多謙爲循致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諸本多謙爲循致

之五代史雖有孔楅傳然有以也夫

商君說

此說爲王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聞

此語見

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

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

生有南面之福既定變法之令居五年既足以報其

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僅

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是怪者後之君子有

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

之懼矣元祐三年讀戰國策書

論二生說

楚元王敬禮獲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

常設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  
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  
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杵曰舂於市申公  
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安  
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死已上並見楚元王交傳并儒林申公傳穆生  
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  
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  
之戒

直不疑蒙垢以求名說

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安所用其情

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情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諸本皆作曾子疑博焉之誤故

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

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

買金償亡不辨盜嫂史記塞無直不疑傳云不疑事即

郎金去而金主竟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婦者來而婦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辨為長者或

毀不疑曰狀賊甚美然獨无奈其善盜嫂何亦士之美

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

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屢諂君

子非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

求利史記周文傳太文名仁景帝初為郎中令仁為人

幸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  
吾是以疏之

朱暉非張林均輸說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  
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  
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  
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宿怨布帛爲租  
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  
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待罪三日詔出曰國家樂聞  
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  
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

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  
起上北見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偶讀後漢朱文季  
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後漢章帝朝號肅宗本紀  
論曰魏文帝孫明帝察人  
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  
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  
不細不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必不甚進用爲莫  
大之禍也悲夫

褚遂良對太宗飛雉說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遂良遂良曰昔秦文

公時童子化為雉鳴陳倉雉鳴南陽童子曰得雉者

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

在地食死人鵲若欲殺之以拓推其首雌復曰被二童

化為陳寶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雌逐二童子

其雄又化為石置之所謂之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

海南陽恭陽人陛下本封秦本紀云武德元年故雌雄

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

君子哉事見子以謂秦雉陳寶也史記云今南陽雉縣

故以名縣每歲會同時有赤光長十豈常雉乎今曰雉

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史記周本紀武王渡

取以祭俯此諛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

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謚在必以高宗

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文說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阮戴談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皆爲彈之神氣冲和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

阮瞻字千里事見晉史本傳

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

為王門伶人戴逵字安道余以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  
之達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  
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皆曰使鶴人實有祿房次  
位余焉能戰及狄戰于葵澤葵澤齊師敗績葵實有祿  
律好琴得罪至死房次乃知燒煮之事亦自有理言不  
帝因發怒此遣之帝因發怒此遣之乃知燒煮之事亦自有理言不  
忠謀第罪為太子少師忠謀第罪為太子少師乃知燒煮之事亦自有理言不  
好事者好事者乃知燒煮之事亦自有理言不  
煮鶴燒琴後煮鶴燒琴後乃知燒煮之事亦自有理言不

劉陶說

劉伯倫嘗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晉史劉伶字伯倫不  
東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東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  
之謂曰死便埋我其意之謂曰死便埋我其意  
也棺樽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須絃上聲陶淵明  
曾則視而和之曰曾則視而和之曰絃中趣何須絃上聲蘇子曰

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  
也何獨絃乎公和頌教授詩云我笑陶淵明種林二  
頃半婦言旣不用還有責子歎死絃則无  
琴何必勞既我笑劉伯倫解髮蓬方散二豪苦不幼  
快以錘自伴旣死何用理此身同夜旦耽耽云二子貧自  
結兩重案  
即此意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五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聯 上進

擬作

擬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擬侯公說項羽辭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

中以爲質

高紀元年漢王入彭城項羽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與數十騎逃去審易

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

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

高紀四年漢陸賈說羽請太公歸

封侯公爲

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

平國君

以爲漢使侯公說羽乃與侯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  
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  
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  
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  
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  
保全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  
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及同五年撥召羣  
臣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又  
見范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  
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  
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噉曰吾

惟此者不武而大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顧爲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大公駢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狼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待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

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伐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其強俱之卒至強楚廷叱其三而定從於立談間者毛遂功也史記平原君趙勝傳云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來從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余無可取者有毛遂者自贊請行平原君與之俱至楚言合從事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廷責楚王王即從毛遂言果定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從而歸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張耳陳余與耳余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將軍所得使者生十輩皆死有耳余走燕望語燕將曰張耳陳余亦欲分趙而王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二賢王而

責殺王滅楚易矣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師而歸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

遂養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

飾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叩軍門謁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

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

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瞋目大怒叱侯公曰

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

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左傳莊公九年鮑叔帥師來言曰管召繼也請受而甘心焉注

云甘心言欲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

身備漢之使臣有謁於大王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

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

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

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策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邪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邪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九所以運竒決敵爲大王之勅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邪抑太公實爲之也邪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

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  
之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人不能致  
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  
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  
其患是以臣切爲大王謹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  
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項籍傳云  
鍾離昧於榮陽東羽軍至洪軍畏楚悉走險阻羽亦軍  
廣武相守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洪王曰今不急下  
吾更太公淡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  
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且父  
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  
墮猶之弗顧也高紀云項羽大破洪軍於彭城洪王逃  
王急推墮二子滕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  
公下收載遂得脫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滕行頓顙

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  
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  
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  
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讎者漢王爾其父何  
與邪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  
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蒞臨  
其父况與之歸取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  
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項籍傳秦二世元年陳勝起籍季父  
梁子籍蕪穀會籍假守通遠起兵二世爲賢明顯名於  
天下者惟楚項梁父即楚名將項燕天下豪桀樂從而  
爭赴者惟楚范增謂項梁起江東楚被堅執銳爲士卒  
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

藉嘗云天下初發誰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鎧  
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若皆將相諸君  
與藉者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楚已破秦軍利見  
力也藉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諸侯將入韓門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荆割地據國連城數百莫如大王本  
緣是始為諸侯上王諸侯兵城秦分裂大王持此數者  
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荆出大王持此數者  
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為之八年智  
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為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  
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  
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  
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  
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  
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信智所以取天  
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所事

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日引而東視大王如無

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又

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盟約法三章民

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高紀沛公西入咸陽與父老

盜抵罪秦民大喜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

人失望項羽傳羽入關題晉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

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

大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

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王以

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霸上秦王子嬰膝相道旁項羽乃何以爲信大王以世

爲楚將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

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故殺之項梁與羽初治民

怨懷王乃賜尊為義帝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

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

而增死於疑羽急圍荻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

之頭賜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項羽自爲平信去而不用

陳平傳云信數以策干項羽至河上平往歸之後間行降漢韓

信傳云信數以策干項羽至河上平往歸之後間行降漢韓

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閔也高紀元入蜀信亡楚

除法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從故道出襲雍二王

章邯敗走遂定雍地塞王司馬欣翟王聽韓信策引兵

董翳皆降漢以其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天下歸其信爲

義帝高紀漢王從三老董公之天下歸其義其

用平信也平信士楚歸漢一將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

素有之資可蓄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

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

史記李斯傳方今知統駕之所

方今

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

之資特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

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

左傳僖公十五年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接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是大王又以其

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

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

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

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聞誠一旦歸之徒益

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士大王於

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聞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

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  
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  
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  
之歸今君王敕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  
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  
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棄瑕繼平昔之歡君王  
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左傳僖公十五年  
晉大夫三拜稽首

於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  
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

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軍此

秦所以獲晉惠公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獲  
晉侯以歸由三施而无報故

今

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

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

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

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

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

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史記伍子胥傳初子胥之父

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項王曰善吾聽公

姑無烹公還第語而主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

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必

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

其母將以還陵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陳去就之義

勅陵無還遂伏劍而死王陵傳云陵以兵屬蒯頭羽取

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位曰願為老妾語陵

善事蒯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使以死送使

者迷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

因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右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

東坡王十八

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文選四十二卷有曹公與孫權書李善注云孫策初與魏武帝俱事漢策薨遂殲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曹公命阮瑀作書與權望來

同事漢公乃擬權作報書

權白孟德足下

標字孟德

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

布外擒劉備以自効

操書云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後前好吳志曰張昭

布字子

書詞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

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

書曰請畧陳固陋昔田橫

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

田橫傳云漢滅

項籍田橫擢珠與其徒屬入海居島中高帝遣使二弟

商為漢游而餐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延詔爾二弟

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延後使二弟

具告以詔意曰橫來人者三小者乃侯耳韓信以

其家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既置送自到韓信以

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韓信傳信平齊

遺張良立信為齊王後殺封楚有反告信欲反王高帝

平謀海游雲夢遂縛信後信與陳豨通謀呂右新信於

長樂自古同功一體之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

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

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表

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

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下世董卓檀朝政橫志京崩

諸州郡並與義兵欲以討卓董卓檀朝政橫志京崩

衆數萬人前到魯陽表將表堅行破虜將軍合戰於陽

雜破卓軍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

山為黃祖軍士所射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

殺聖即權之父也

漢千餘比至劉策字伯符孫堅既云袁術表策為折衝校尉兵財

當其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

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汗辱義師策傳云射袁術借号

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

故資江東為之業耳曹公表業為討逆將軍不幸有荆

軻舉陽之變史記刺秦始皇建安五年策治兵於襲許

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容所殺先見策傷東而死

策死於客故公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

策創其請張昭羊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僕

之固足以蕘成敗公善相吾弟權以印綬三江僕

受遺以來卧薪嘗膽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耻卧

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印膳飲悼日月之逾邁而

食若嘗脂也曰女志會掩之耻邪飲悼日月之逾邁而

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

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

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威靈以來上失其道

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袁紹召外兵以誅宦董卓之

禍復興催汜未誅卓校尉李催郭汜相率攻長安為卓

乃定事袁劉割據劉表紹據河袁術據淮南天下所恃

惟權與公及劉表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左傳宣公十

古昔明王伐不效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鯨鯢於天子

反正帝也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

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

乃有欺孤之志晉史載亮石勒傳云勒酒酣謂徐光曰

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威挾天子以令天下

欺他孤兄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蜀志諸葛亮傳亮謂先主曰曹操擁百萬妄引曆數陰

之壞救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構符命

魏略曰侍中陳羣尚志

桓階奏曰漢自安帝以來

漢自安帝以來

同諸明圖緯者皆言昔笑王莽之愚

平帝崩翼奏武功

前

前

足下蹈覆車也

晏子春秋云前

僕與公有婚姻之舊

孫

且欲既之乃以弟女配

而正又為子彭取孫貴女

孫

孫

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

魏志魏安十八年五月

魏志魏安十八年五月

魏志魏安十八年五月

鄒憲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又加九錫

禮含元嘉云一車

禮含元嘉云一車

禮含元嘉云一車

馬二衣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百人七斧錢

八弓矢九鉅

魏志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

魏志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

居以振和泥塗壁

取其溫而秀也

天下其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

觀其為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

漢高祖之餘風

蜀先主傳曰先主之洪毅寬輔以孔

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

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

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

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

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

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

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右挈

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吳志張昭傳云孫

史撫軍中郎將文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

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假

蜀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湏之勢足

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

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

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公不

知故及禍左傳信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

子朔晉威綏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十二月丙辰下

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出後漢書

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

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

遜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魏志荀彧傳云或字文若建

建爵為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二以為太祖

本與義兵以尊朝寧曰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或竟以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際曹公赤壁之戰大雖復

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

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

其父兄弟實任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

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季左傳云項籍使布將兵

布千金敢有三族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志文若

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揚德祖海內奇

士足下殺之如皂隸後漢孔融傳云融字文舉與曹操

今丞相軍謀深酒路極勤之書奏下獄棄市又楊脩傳

云脩字德祖好率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之且

以表術之期慮為  
後患遠因事殺之  
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  
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邪甘言重幣  
左傳信公十年卻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又昭  
公十一年蔡大夫亦有此說幸勿復再

入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八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銘

漢鼎銘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六一泉銘

洗玉池銘

贊

孔北海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李西平畫贊

李端叔真贊

參寥子真贊

秦少游真贊

王定國真贊

漢鼎銘

并叙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非所以使

民遠不若也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

子開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總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民知神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使

遠之禁有昏德鼎遷于商紂暴虐遷于周成王定

鼎于郊郭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武王

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左傳威公二年取

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方周之盛也鼎為

士錯或非之杜預云蓋伯夷之屬

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傳威公十年初虞叔有玉璽公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求捕弗殺而悔之曰周逆有之

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

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左傳昭公

子少於乾谿謂右尹子革曰四國皆有分器我獨无有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今周  
將唯命是听豈其愛鼎戰國策曰秦以師於周求九鼎  
類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  
國齊王遂發師救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欲九鼎不  
向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矣矣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  
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  
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  
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  
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  
鼎沒於泗水史記封禪書并前漢郊祀志云周報王卒  
太丘社上而鼎淪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  
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秦始皇紀  
八年過彭城齊戒禱祠發出周鼎使人沒水求之勿  
得封禪書云汾陰巫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

衆鼎武帝乃以法月三日迎鼎至甘泉從行

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上壽

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

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汾陰

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上壽王弼曰非周

上召禱之壽王對曰昔秦始皇觀出鼎於鼓城而非周

得天祿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與漢乃後寶非周

寶也上曰善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恨

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子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

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

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

嗚呼悲夫

三槐堂銘 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  
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文記五子胥傳云子胥既斃平王尸申包胥使人  
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望乎吾聞之入衆者勝  
而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規北面  
而事之今至於傷死此豈无天道之極乎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  
以恣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  
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  
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  
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  
矣國之將興必有世祿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

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即氏間見錄云王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村之告曰使還與宗王溥官職有飛語聞于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家僮一人技藝恣橫以硬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得彥卿家僮宗夫勢恣橫以硬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得彥卿家僮顧以臣之家保無異考竟乎祐曰臣代之君多其語直貶口國軍行軍司馬長華州安祿七年不召帝怒其語直貶口

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

云王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

必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觀實送於都門外

部侍即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殿則觀實送於都門外

國軍行軍司馬長華州安祿七年不召帝怒其語直貶口

顧以臣之家保無異考竟乎祐曰臣代之君多其語直貶口

人技藝恣橫以硬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得彥卿家僮

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即氏間見錄云王

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

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

子懿敏公召試賜出身終於工部尚書懿敏公直諫

事仁宗皇帝諫官而陽脩蒸棄余靖與公相次進

因公起少年遇事感發其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

所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位不滿其德天將復

輿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

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

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

子元莪當國父益恣戮代宗陰引剛鯁大臣自助乃拜

吉甫孫志裕相繼為相皆以功業顯然吉甫惠裕頗挾

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雖

鞏字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定國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

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

不及夕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相時射利皇邱厥德庶

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左傳文公十二年

乞術來聘衰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

辭賓吞曰寡人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

以敝器使下百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是

之東晉公所廡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

英宗 神考三聖委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

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

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

老唐史本傳云吐谷渾寇帝謂待臣曰靖能復起為

海道行軍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

病經本傳時闕稱攬權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不復有

事文宗知度年余及神明不治亂之効於斯可見中嘗

衰每大自師文彥博乞致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

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

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

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

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

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

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溫溪心者乃董龜部曲請於邊吏願獻  
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  
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  
刑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  
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  
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  
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  
三城歡呼之聲相厲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載乃榜  
之曰德威而銘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  
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  
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  
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比規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

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

山中樂序云佛者惠勤餘抗人地注來京師二十年今其

南歸變荆窮極吳越既聞

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為作山中之樂三

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勸嘉

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

而不可得則盍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

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

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

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

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

公几案間一物爾勤語雖幻恠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

堯子突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唐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蓋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槽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舊屬孤山智果寺自紹興間始歸四聖觀

###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五道熄六器僅存

大宋伯以玉依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如五瑞莫輯

謂公侯伯子男之趙璧婦訖如率璧入秦素王大喜

傳示諸美魯璜盜竊左傳定公八年經書盜竊

氏之鼠亂鄭璞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賈曰欲買乎鄭賈曰取之出鵠抵晉棘

旁以玉抵鳥鵠抵掛也言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

人解驂推食劍璣鉞秘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

哀此命世久就淪壑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後齋漫錄云

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李伯時石刻叙跋乃能明

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諫

以臺石麥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為子

鹿盤帶鈞洗玉此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六年

李拱璧是也伯時死下世他亦溷脚  
授使之於積者中其子頤以時禁蘇文因潘磨  
不毀十六玉惟寶璽環玳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  
破銘刻與伯時叙跋昔魚有之今乃亡去而他亦歸  
上借其本未著因存之若溪漁隱曰洗玉地銘云維  
伯時父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何也孰推是心施  
授茲以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何也孰推是心施  
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  
在我匪玉欣戚和仲父銘之維以咏德  
仲公一字和

贊

孔北海贊

并叙按按孔北海傳云融字文奉嘗為北海相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  
融薦達賓士多所獎進此人中龍也曹操陰賊險狠特  
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  
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

廣說無成功

此語見融本傳

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

之無成天也

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

哉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

就死為雄

融傳云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融隱几讀書談笑自如後與曹操決積鄆

怨遂令祭酒路綽枉狀奏融竟下獄奔市操以病亡子

孫滿前而呶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操

令云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位下

也吾歷官所得綏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平生姦偽死見

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且謂

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

蜀先主傳云曹公從密謂先主曰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

之徒不足數也表昭字季初乃出屯都昌為賊管為喜融傳云融過急乃遠東萊太史慈來救於平原相



王元之畫像贊

元之齊州鉅野人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

太息也如漢汲黯黯直諫蕭望之望之堂堂李固固

固剛正義唐魏鄭公逢上怒州色不洗狄仁傑武后承

招之不來鷹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

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

肯面折會議下張禹禹胡廣廣直之風及其李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李敏瞻為元之

直躬行道為已在顯不為羣議所谷故果登

足以及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

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押玩至於

三黜以死元之當太定至道中召入翰林為李士

真廟嗣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罷守本官知黃州

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

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

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元之嘗知蘇州長

虎丘虎丘先名海涌山吳楚春秋云國闔華國西發不

鄰之士十萬人作冢銅棺三重水銀其地金玉為虎

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為虎踞其墳故号虎丘想

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

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家傳

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  
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  
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  
泚其願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名素文正  
公之子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  
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  
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  
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  
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

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

都讀素自定州以翰林作

其後從事於歧郡公嘗判鳳而公

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

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

公來更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

公至燕勞將佐而已

素知并州會夏人寇邊宗園童家

議朝廷以素習知邊事陟知渭州英廟時

遣之甚渥比素至州虜圍已解矣事見本傳余然後知

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

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

秋余將往錢塘

公時將赴抗

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

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  
既去三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

詞曰

堂堂魏公

即文正公旦也配命

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

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

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

河維安宥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

子

晉公即中侯之相名祐字景叔

魏公之

李西平畫贊

唐李晟嘗封西平王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

如反掌

生此反德宗出狩奉天晟自河北提孤軍以赴

光懷光畏為晟襲乃奔河中朱泚亦西及其後帥鳳翔

與隴右職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

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

為道醢不足償涇州倚邊數戰其帥晟請治不獲命者

圖復河隴因悉家黃壤捐降附吐蕃謀臣尚結贊乃使

唐名將特李晟馬遜潭城亦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

委辭請和於晟且未盟謀執城以責晟會晟朝京師奏

言或狄无信不可許則張延賞當國与晟有隙密言晟

藏与尤蕃盟平涼虜劫之被徙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

引結贊覽遺像涕泗滂

### 李端叔真贊

名之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龍眠居士姓李名公麟字伯時中

善畫尤工人物其為文清婉嘗東坡老人贊之曰

鬚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為既

琢之五以役其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參寥子真贊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

風蒲獵二弄輕柔破立蜻蜒不自由五月  
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蒲汀洲東坡赴官  
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  
一見如舊及城後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  
道遙堂士大夫爭發識面東坡饒客遺一  
妓前乞詩借撥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  
娘好將魂夢攜袞袞王裊心已作沾泥絮不  
逐春風上下狂一書大驚自是名聞海內  
又東坡在黃日或因書訪問曰聞有詩僧  
在彼得非隔林髮髯問樹杪和尚耶東坡  
笑謂潛曰此公七字師号也  
潛杭州於潛人自号參寥子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  
外庭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  
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

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秦少游

真贊

各觀

一字

太虛

高郵人

公

筆語

題壁於

一山寺中

其將復過維揚作

及見孫莘老

出少游詩

詞數百篇

讀之乃

者定此郎也

者定此郎也

者定此郎也

者定此郎也

者定此郎也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曷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棄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王定國與蘇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撓而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嶺縣主簿巨郎 晫 上進

雜著

問養生

前怪石供

後怪石供

書劉庭式事

書狄武襄事

書孟德傳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鮮于子駿傳後

書黃牛廟詩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朱象先畫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留石塔戒老疏

問養生

公有荅湖州吳秀才書云僕與子野先生遊二十年矣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

問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土  
宜也機難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  
生一篇爲  
子野出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  
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淮浦子  
太寒折  
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  
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  
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  
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  
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  
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  
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幸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  
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

八珍者必噉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  
噉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  
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  
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  
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前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  
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  
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  
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  
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已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父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茨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処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无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  
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  
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  
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參寥二字本出莊  
州於潛人祝髮為僧其詳見參寥子贊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  
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  
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諸師出  
公戰其手曰必斷而足戰謂  
以手屈肘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  
如戰形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與不  
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  
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  
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  
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  
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  
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  
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  
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筆談云朝士劉廷式本田家第  
科及還翁已死女亦雙瞽廷式使人伸前好女家辭以  
疾且貧不願士族廷式堅不可曰豈以死疾遂渝前約  
卒成之闔門癘甫與妻相攜而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  
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  
乎庭式曰吾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  
也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韓非說難  
云色衰而

愛吾哀亦志則凡揚袂倚市宋玉高唐賦云其少進也

聖所思李善出云楊袂李袖也史目挑而心招者貨殖

記貨殖傳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曰挑而心招者貨殖

傳曰目相皆可以為妻也耶子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

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

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

羊枯傳云枯字叔子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

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女妻焉後霸之降蜀也期親多

告絕枯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

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

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

平觀面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

絕糧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

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

蓋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議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幕  
立戰功皇祐中平懷智高拜樞

密使後以使相判  
東州苑謚武襄公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

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

穎濱嘗作孟德傳其略云孟德者  
中多名山乃棄妻子推山之深者往焉取  
草根木實而食之入山二年而不知飢寒遇  
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  
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号其聲震  
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為動頃與奮躍如  
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遠巡弭耳  
而去試之  
前後如一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  
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  
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乃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  
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  
皇沈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  
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與世言  
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  
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  
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  
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  
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

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

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  
有棋一局而背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  
尔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  
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  
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  
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

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  
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  
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  
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  
悲令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  
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  
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鮮于子駿傳後

名純閬中人景祐中登第爲  
京東運使溫公曰福星往矣

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故公有詩云  
福星出虛危間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  
而嘆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

太平廣記云唐之法曲由金失雅音然本胡部新声合作自不之聲相乱无從辨者

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

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摯

然如憂金竈撞鞀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

記魏文侯听古樂則

惟思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

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

原宋玉友其人於真寔

許願彦周詩話云辭于子駿作九編東坡大柳之云友屈宋於

千載之上崔亮桐舜桐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辭及前輩打費人略綠實也

續微學之將

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

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

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今日所作黃牛廟詩也

詩

六一集其首句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

有俗石馬繫桐門山 軾嘗聞之於公

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宝臣元

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

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

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

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

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

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

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

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

門之白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  
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  
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  
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  
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  
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  
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  
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唐宗映號  
元明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  
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

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甚急  
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翰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  
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  
弟李懷衰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  
昇輒嘻笑舍去過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  
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  
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  
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  
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  
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  
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  
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  
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  
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  
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  
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  
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怏然余嘗  
攷其實恐劉洎末年禍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  
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  
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  
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顏魯公  
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  
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  
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半抑真爾也然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

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

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  
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  
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櫻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

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予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留石塔戒老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

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十